



DIABLO
LORD OF HATRED

夢魘之翼

羅拉斯

JONATHAN MABERRY 著

故事

JONATHAN MABERRY

插畫

LINDSAY KERNER

編輯

MEGAN WALKER

設計

SOPHIE ERB

美術總監

ALEX CRESWICK

劇情顧問

IAN LANDA-BEAVERS

創意顧問

MATT BURNS, CASSIEL CHADWICK,
CHLOE FRABONI, ZAVEN HAROUTUNIAN,
DAVID LOMELI

製作

HANNAH MATTISON, BRIANNE MESSINA,
TAKAYUKI SHIMBO, JT TORREA, TRACY WANG

翻譯

VINCENT CHEN



Blizzard.com

©2026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 和 Blizzard Entertainment 商標是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出版：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本故事純屬虛構。所有名稱、人物、地方和事件皆為作者或繪者杜撰，如和現實人物、古人、商業設施、事件、場址雷同，純屬巧合。

暴雪娛樂有限公司無權控制作者和第三方網站的內容，亦不擔保任何責任。



聽吾之言，吾乃玄諭者女王。此乃吾命，知其現在、知其過去、知其未來。

夢境乃是沉眠之心的門扉，閉關的門戶、深鎖的道路，亦無法阻止真實踏入此黑暗之境。

吾等在夢境之中計畫、希望、謀劃、相信…吾等甦醒，以為自己已化解所有兩難，發現自身的所有秘密。

嗚呼，宇宙以如此虔信為悅。滿懷希望的夢者旋律，彷彿可將意志施於現實。

但真相並非揭示於夢境之中。非也。真實只藏身於佈滿蛛網的夢魘迴廊，等著被發現。

但需付出代價。

此言不虛，如此巨大的代價…





羅拉斯

羅拉斯順著暗夜意之所向前行，這天夜晚並不友善。每踏出一步，他都感到自己正被跟蹤。

但他並非遭到追殺，因為匿於黑影中的人影沒有試著抓他。但那東西讓他備感驚恐，他轉頭逃離。他握緊長柄武器卻不敢出手，因為他害怕知道，身後的追蹤者無法殺死。

羅拉斯不是懦夫。他活過了許多死劫，但這次…這一次…感覺不同。

於是他不斷地逃，逃了好幾天，不眠不休地蹣跚而行，直到他踏入這座城鎮。他投宿於映入眼簾的第一間旅店，旅店門口有著加裝鐵條的厚重木門。

那道黑影並未跟著進入，有一小段時間，他感到希望高漲。它離去了嗎？那人影只不過是湊巧走同一條路的旅行者嗎？他不斷編出一道又一道謊言，希望將恐懼化為誤解。然後…正當他鑽進小床上的被窩中時，他望向窗外最後一次，希望能證實自身的恐懼無憑無據。

它就站在那裡。街道另一端的步道，站著一個無形之物，就像屋簷下的黑影一般漆黑。羅拉斯看不見它的臉，看不到任何皮膚或刀刃，只有無邊的黑暗。

靜靜地等待著。

羅拉斯沒有信仰、沒有聖光，沒有對象可以祈禱。沒有聖人能聆聽他的話語。即便如此，他仍把眼光從那東西轉向蒼白、冷漠的月，脫口說出了兩個字。

「拜託。」

但要向誰拜託什麼，他自己也不確定。

他就寢，但臥鋪也無法提供庇護。輾轉無眠的夜中，他沒能拯救的所有人全都現身眼前。朋友們、盟友們…因為信任他而受難、死去的所有人都找上他，就像一群殺手般圍繞著他。他們用利刃般的話語刺傷他，即便他高聲呼喚求饒，他們仍視若無睹。

羅拉斯記不得自己是何時從毫無意義的休眠中起身的，但他再次著裝，踏上夜路。就好像他的身體先於精神而甦醒，當意

識終於趕上時，他已經身在城鎮邊緣，無垠無際的未知原野正在他面前。建築物既老舊又歪曲得詭異，就像是從地面憑地拔出，而非建造而成。邊緣遍布著黴菌，而瓦片懸在鏽蝕的鐵釘上。門窗砰地開開關關，像是瀕死野獸的肺臟一般。上方的窗戶幾乎全暗著，除了幾口亮著黃光的窗戶，透露住戶正試著在取看似不存在的暖。

「幫幫我，」他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咕噥著，話語雖輕，話聲卻響，令人感到不適。他的話語只有天空聽見，它的冷漠差點把他壓垮。雖然他曾在它的懷抱中茁壯成長，但它未曾與他為友。他的兄弟們，赫拉迪姆，從未畏懼夜晚。他們曾是真實與力量的火炬，在黑暗中持續燃燒。他們的火焰明亮地閃耀著，赫拉迪姆靠著那道光舉起法杖、揚起卷軸，保護了聖休亞瑞。

他因那股烈焰的光芒而感到疼痛。因為它的熱量而作痛。

羅拉斯沒有轉頭確認黑影是否仍跟著他。

「拜託，」他再次乞求，或許是向夜晚本身懇求。他也不知道，所以他繼續前進。

他感覺雙腳沉重，異常笨重又奇形怪狀。他的靴子被每個碎石、每個障礙，甚至是影子的邊緣絆住。他因疾風而轉向一邊，但沒有任何角度能免於受到寒風侵襲。

跟蹤他的東西似乎散發著寒氣，就像是派出一波又一波的騎兵，用冰冷的刀劍獵殺他、砍傷他。

「別煩我，」他喊道，當他轉過頭來，發現黑影仍在後頭。

他喊出的下一句話無字無句，只是一道恐懼和絕望的聲音，他試著加速。他嘗試了。他失敗了。夜風猛地呼嘯，似乎刺穿了他，讓羅拉斯忘卻自己在這刺骨寒夜中待了多久。他停下腳步，攀住一道門框或一柱馬樁，掙扎著想吸進一口熱氣好舒緩凍結的肺，他瘋狂地望向四周。人們從幽暗中走出，經過他身邊。有些人用驚懼的眼神望向他，繼續快步向前。其他人則露出看見失意沉淪者時的冷笑。有些臉孔相當熟悉，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判斷力是否正常。他看見其他的赫拉迪姆成員，但每個人身上都有著傷痕，刀傷、爪痕或法術的蹤跡…害死他們的痕跡。

在他面前，燒盡的森林灰燼中，一棵樹正歪曲立著。不知為何，他迷惘的路途不可思議地帶他來到了低語之樹面前。

這是某種魔法嗎？他中了某種法術嗎？

他繼續走著，把城鎮遠遠拋在後頭，爬上山丘，又投身進入黑暗的峽谷。然後，震驚的覺察好似賞了他一記耳光，讓他靜止不動，他搖擺不定、目瞪口呆，幾乎因為眼前的景象而無法呼吸。某種不該存在於此的事物。他確信遠在彼方的事物。

在他面前，燒盡的森林灰燼中，一棵樹正歪曲立著。不知為何，他迷惘的路途不可思議地帶他來到了低語之樹面前。

他踉蹌退後。「不，」他叫道。「我不可能在這裡。不可能已經走了這麼遠。」

午夜之風竊笑著掠過他身旁。

羅拉斯絕望地看向周圍。

為什麼是這裡？為什麼偏偏是現在？

他不是把自己獻給了樹，換來莉莉絲的敗北嗎？沒錯，只不過事情已經變得更糟了。憎恨之王墨菲斯托已被解放。犧牲如此之多，狀況卻越加惡化。

比之前還要更糟。邪魔惡靈已經充斥整個世界。他慢步走向低語之樹，感到無比的重擔拖慢自己的腳步。

他轉過頭，看見捉摸不定的暗影仍在那裡。大約在百步之遙處，它襤褸的斗篷在寒風中顫動。

是它把我引來這的，他想到。是它逼我來到這可惡的地方。但是為什麼？它究竟想拿我怎麼樣？

他頭上的黑雲向兩旁退去，月亮浮現而出，朝他所在之處灑下月光。羅拉斯感到自己的心臟鼓動，像是用冰冷的拳頭敲擊牆壁一般。現實血淋淋地在他周遭攤開。他發現自己站在凋零的灰草之中，野草看似被永久地扭曲，凍結成痛苦的形狀。雲霧般灰暗的蜈蚣，以令人感到苦動痛的緩慢速度爬行於雜草中。如大盾般寬闊的蘑菇菌柄歪曲地生長著。而天空的顏色就像剛撞傷的瘀青。

低語之樹就在他面前，枝節朝四面八方伸展。每根樹枝上都掛著怪誕的果實，大如南瓜、形狀略圓、醜惡兇邪。

某個聲音叫道，「啊，他來啦，孤獨的羅拉斯！」

他轉過頭，原本期待聲音是從黑影般的跟蹤者那傳出，但在他心底深處，他深知那聲音是陰森的果實發出來的。

他早知道，那根本不是果實，也不是什麼瓜果。

每個枝節都掛著一顆人頭。不是作為戰利品掛著的死者，而是活生生的頭顱。他們是低語之樹的一部分。是他們腐爛凋萎的口舌在說話。羅拉斯認為自己知曉箇中理由。

「不，」他抗議道，「我的時候還沒到。戰爭還沒結束。」

吊掛的頭顱殘忍地嘲笑他。他們的口中噴出鮮血，眼窩滲出血紅淚水。

「你遺棄的人們呢，羅拉斯？」另一顆頭顱低語道。

第三顆頭朝他冷笑。「見識辜負一切眾生之人吧。」

羅拉斯用手掩住自己的耳朵。「這不…不是真的，」他結巴道。

「把這話對你拋下的那些人說吧，」頭顱喊道。

「不！我信守了我的誓言。」

「去跟多南說吧，」其中一顆頭嘲諷道。「你辜負了他。」

「把那話告訴涅芮爾和泰瑞爾吧，」另一顆頭嘲笑道。此起彼落地，眼珠圓睜的頭顱口中傳來駭人的聲音。他們輕蔑他的失敗、細數他犯下的過錯、逼迫他憶起因為自己的判斷錯誤而害死的所有人。一切都是因為他的傲慢和自負。人們信任他，卻害自身走向苦難和毀滅。

羅拉斯感受到在他身後，那無貌無形的生物逐漸靠近。那究竟是什麼東西？是他辜負的人們心中怒火的化身嗎？是他害死的生命產生的暗影嗎？那些被他丟下的人們？他毀掉的每條性命？

不知為何，羅拉斯感覺自己的猜測是正確的。他被困在自身舉止的後果和朝自己逼近而來的末日間的死胡同。

即便如此，他仍在自己滿身瘡痍的靈魂中找到一絲勇氣。

「不，」他對頭顱和鬼魂喊道。「我告訴你，我挺身對抗了黑暗…」

「把那話跟伊萊亞斯說吧，」另一顆頭冷笑道，羅拉斯定睛一看，卻震驚地發現那就是伊萊亞斯本人。他的頭顱，和他被撕裂、血淋淋的斷頸。伊萊亞斯的雙眼中燃燒著指責般的烈焰。

「你得聽我說，」羅拉斯乞求道。「我已經盡力…」



F P ⊕

無數的恐怖存在朝他大吼，用同樣苦澀的指責重擊他。「把那話跟涅茵爾說啊！」

「不、不、不！」羅拉斯朝他們尖叫，要他們安靜、聽他說話。

賦予他寬恕。

頭顱陷入沉寂，但伊萊亞斯的雙眼仍緊盯著他。「噢…別擔心，羅拉斯。你的選擇很快就會帶來報應了。」

「不！拜託…」

「你很快就會來到這裡了。」

「世界僅存的公理正義啊，不。」

「來到這裡和我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

「不、不、不！」

「時候快到了，」伊萊亞斯低語道。「很快就會到了…看看吧…」

儘管他胸中的恐懼不斷膨脹，羅拉斯仍放眼看去。他深知自己不該照做，這肯定沒有好結果，但他仍然定睛一看。在視線前方，懸掛在所有頭顱之下的枝節，羅拉斯看見最為恐怖的果實在寒風之中搖曳。

他看見了自己的頭顱。頭顱下顎呆張地懸掛著，皮膚灰黑、眼神充滿著對徹底失敗的恐懼。羅拉斯轉過頭去，看見復仇之靈抬起雙臂，隨後爆炸…化為如夜色般漆黑的鴉群。牠們朝他湧來、接連地猛擊他、迫使他跪在地上。



羅拉斯尖叫著離開那恐怖的場所。

他尖叫著穿越了黑暗的世界。

他尖叫著回到了那悽慘旅店的窄床上，他一直都躺在那裡。

他轉過頭，看見一隻烏鴉正棲息在窗臺上。牠雙眼漆黑，但又似乎燃燒著冰冷的火焰。

羅拉斯從枕頭下抽出一把匕首，朝那生物揮去，他用盡了渾身的憎恨和恐懼，刃鋒深深刺進窗臺三吋。

但烏鴉卻朝黑夜振翅飛去。

他倒頭回到床上，一聲噪音劃過午夜的天空。那烏鴉的嘎聲，就像嘲笑著他的笑聲。羅拉斯似乎感覺到火焰的熱氣和硫磺的臭味，好似地獄給了他一個晚安吻。



如此這般，你可理解。

無論學者、女王或是戰士，無人真正擁有自身靈魂。無人能逃過知識帶來的後果。眾生皆因自身的行為而受難。一切抉擇都將我們推向自身的道路。每個選擇，即便我們深信其真確，仍利如鋒刃。從割出的道道傷口，滲出我們的希望、我們的純淨。我們身上每多一道傷口，即是邀請腐化進入自身的血肉。

儘管如此…

某些精神仍不容易腐化。這究竟是好是壞…誰說得準？

我從自身夢境…夢魘甦醒。我的雙眼從恐懼別開，但仍然清晰可見。我仍然知曉。話語從我的雙唇震顫而出。

「某種東西就要來了，」我說道。隨後，外面林中數以千計的夜禽因恐懼而放聲吶喊。「某種…可怕的事物…就要來了…」

A large, gnarled, leafless tree with a full moon in the background. The tree is the central focus, with its roots exposed and branches reaching out. The moon is a large, bright circle behind the tree, and the overall scene is set in a misty,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關於作者

Jonathan Maberry 是名《紐約時報》暢銷作家、五度布拉姆·斯托克獎得主、四度 Scribe 文學獎得主、墨水瓶獎得主，著有五十部以上小說，曾任三十部文選編輯。他也是漫畫作家、詩人、執行製作人、寫作教師。他的作品 *V-Wars* 被改編為 Netflix 原創系列，由小說 *Rot & Ruin* 改編的影視作品正由愛爾康娛樂擔綱製作中，Joe Ledger 驚悚系列正由《捍衛任務》電影導演 Chad Stahelski 改編為電視劇。他的寫作範圍包括恐怖、科幻、奇幻、冒險、驚悚，以及更多類型。他現任國際媒體相關作家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a Tie-In Writers）主席。以及《詭麗幻譚》雜誌編輯。更多介紹請參閱 jonathanmaberry.com。